



重走长征路(下)
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每一处长征遗址都是砥砺少年品格的生动教材,铭刻着血与火的记忆,凝固了信念与勇气的瞬间,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精神路标。光芒照亮方向,红塔见证会师,雪水回荡足音,草地铭刻足迹……同学们在暑假里重走长征路,在脚步中聆听历史的回响,体会先辈的坚韧。

看见那道光

河北区育婴里小学六年(1)班 杜沐恬

暑假的清晨,我和爸爸妈妈来到被称为“红军长征第一街”的哈达铺老街。

街道不宽,两侧平房的木门板漆面斑驳,露出光滑的旧木纹。

街边坐着一位摇蒲扇的老爷爷,爸爸上前打听历史,老人笑着用蒲扇往身后一指:“我爷爷就在这里开铁匠铺,红军来的那年,炉火就没灭过。”

老人身后那间屋的墙根下,搁着一只旧铁砧,像一块凝固的岁月。他缓缓地说:“红军来了以后,我爷爷给队伍打骡马掌。他说红军走的时候,马蹄铁敲得嗒嗒嗒,闭着眼都能听出是哪匹马、哪匹骡子。那声响,他到老都记得。”

老人又指前面的房子:“那儿最要紧,去看看。”

我们走到一座老屋门口,檐下挂着“哈达铺镇邮政代办所旧址”“红军长征哈达铺《大公报》发现地”两块牌子。妈妈轻声念起门前的碑文:“红军在这处邮政代办所发现报纸,得知陕北有根据地,从此确定了落脚方向。”她念完沉默片刻,又把“从此确定了落脚方向”念了一遍,像在掂量这几个字的重量。

屋门关着,台阶的棱角已被无数脚步磨圆。我想,红军走了那么远的

路,就在这条窄窄的老街上,从几张报纸里,终于找到了落脚的方向。

阳光从屋檐斜切下来,在地上投出一道笔直的明暗分界。我忽然觉得,当年站在这门口的人,大概也看过这道光——暗的那面,是来路上的迷茫;亮的那面,是找到方向后的踏实。一道光,就把什么都看清了。

那位老人跟了过来,补充说:“红军当年走得急,我爷爷连夜打了几副马掌,风箱拉得呼呼响,炉火烧得通红,火光映得半条街都亮了。红军出发时,蹄铁声像炉火溅出的火星,一路坚定地远去。”

我们谁都没说话,四周静得能听见麻雀叫。老人退后半步,让出门口,好让爸爸拍照。在他按下快门的瞬间,我恍若看到,当年那些围在油灯前看报纸的人,一夜未眠,清晨推开这扇门时,晨光照亮报纸上“陕北”二字。

离开时,老人把蒲扇盖在脸上,打着盹儿。我们的脚步声在晨光里发出“嗒嗒”的声响。我低头听着,这声音与老人说的马蹄铁“嗒嗒嗒”叠在一起,一时分不清是我们在走,还是当年的骡马在走。

指导教师:董瀚泽

红塔的温度

南开区咸阳路小学六年(6)班 赵泓烨

暑假,我和爸爸妈妈到甘肃游玩,来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。

一进园区,我的目光就被中央一座红塔吸引:塔身呈血红色,配以青绿飞檐,三塔环抱,像三位手挽手的巨人一样并肩而立。

“这是三军会师的纪念塔。”一位讲解员正对着人群解说,“塔高三十三点三三米,三座塔各九层,到第十层合而为一,第十一层收顶,恰好代表红军长征到此时途经的十一个省。”众人纷纷举起手机拍照。

我仰头看去,从第一层数到第十一层,来回数了两遍。爸爸小声地说:“三十三点三三,小数点后无限循环,意思就是胜利一重接着一重。”

江西、福建、广东……我盯着收拢于天际的塔尖,心里默念十一个省份,竟觉得每个字都温热起来。

身边一位当地的老爷爷,见我不停数着,眼角的笑纹挤成深沟:“娃娃,数清了没有?”我先点了点头,随即又摇头:“我再数一遍。”其实早已数清,却舍不得挪开视线,就是想多看一眼塔顶拢住的那一角蓝天。

我绕着塔基走了一圈,伸手抚摸那些细细密密的砖缝,指腹轻轻蹭过

去,又用掌心贴了贴,午后灼热的阳光下,那股温热一直渗进骨头里。

老爷爷跟着我转过来,手指向另一侧的会师楼,缓缓开口:“我奶奶当年就在那儿给红军烧过水。”他顿了顿,“她说那天三支队伍从三个方向先后走过来,战士们紧紧拥抱着,抱得肩膀都在抖。”他声音不高,说到最后几个字时,像是在跟自己念叨。

我放眼望去,会师楼灰墙斑驳,门洞敞亮。恍惚间,我总觉得下一刻就会有一支队伍从那里走来——灰军装上蒙着尘土,草鞋磨得散了边,脸上汗水涔涔、泥迹斑斑,可眼睛却亮得很。此刻,阳光斜斜打过来,把会师塔的血红影子拉得极长,一直投到会师楼的灰墙上,红与灰叠在了一起。

老爷爷拍拍我的肩,饱含深情地说:“那锅水,奶奶念叨了一辈子。她总说那天的水格外甜,还说她把柴火烧得旺旺的,锅沿咕嘟咕嘟翻着白泡,一瓢一瓢舀出去,手都不觉得酸。”

这一刻我明白了,那些从门洞走来的人从未走远。他们化作塔基的温热,化作手掌的温度,也化作每个孩子仰望时的心跳!

指导教师:王平



杨丽莉 绘

雪水回荡脚步声

和平区鞍山道小学
四年(23)班 张湫林

暑假的夹金山脚下,一条山间碎石路沿溪蜿蜒,哗哗的溪水声格外响亮。

爸爸妈妈在远处拍照,我独自坐在溪边的一块石头上。一位戴草帽的老爷爷蹲在不远处歇脚,身旁搁着竹背篓,里面盛满白色的野菌子。

我旁边也有位大叔在歇脚,他朝老人笑着点了点头,老人抬了抬帽檐,算作回应。大叔侧身对我说:“老爷子采的菌子叫雪白菇,只有高海拔才长得出来。”我好奇地问:“这溪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吗?”大叔抬手向山坡上方指:“正是,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,就从那上面下来,在这条溪边喝水。”

老人眯眼望着山坡,又从背篓里拣起一片黏在菌子上的枯叶,放进溪水中,看它打着旋儿顺流漂远。

大叔缓缓地说:“我常来这儿走走,有一回见这老爷子和村里人在一起,村里人告诉我,他爷爷当年给红军带过路,哪条岔路好走、哪段溪涧能过,都一清二楚。”他朝背篓里的菌子努努嘴:“当时红军没有吃的,他爷爷就帮着采菌子。”

他又指着山坡上一道浅草沟:“那是生生走出来的,草盖不严。”我抬眼望去,山坡上果然有一道弯曲的痕迹,早已被杜鹃花丛遮去大半,不细看根本瞧不出来。

我默然片刻,恍惚间,耳畔的水声里像多出一层声响,很轻,仿佛无数只脚踩在碎石上,沙沙往前赶,中间夹着粗重的喘息,一声接一声,被水冲碎,又聚拢起来。

大叔站起身:“当年红军过雪山,这溪水救过不少人的命。”说着,他转身往山坡上走去。老人也随着缓缓直起腰,把竹背篓挎上肩头,不声不响地沿溪边小路向前走去。

太阳渐渐西斜,雪山反光把溪水照得银白。大叔的身影隐入杜鹃花丛,老人的草帽在灌木丛中时隐时现,越走越远,最后被密密的杜鹃叶淹没。我的目光仍落在他们消失的方向,久久没有移开。

溪水依然还在流,冲过卵石,潺潺作响。一阵冷风从雪山上灌下来,穿过杜鹃叶,呜呜低鸣。隐约间,那沙沙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仍混在水声风声里,从草沟淌下,汇进溪流,流到脚边。

高处雪山映着斜阳,低处水声、风声、石子碰撞的轻响,还有我耳畔褪不去的那层沙沙声,都停在这儿,停在了此刻。

指导教师:王佳奇

草地深处

和平区耀华小学
六年(8)班 徐铂或

暑假这天,我和爸爸妈妈参加亲子研学活动,在松潘日干乔草原上翻找枯枝和木片,准备做木版画。草深及膝,风从四面刮来,刚翻开的草叶又被压了回去。

风推着后背,迈步感觉有人拽着裤腿。我弯着腰,眼睛紧盯着草地,每踩一步都先用脚尖探一探。草根盘结的土包踩上去硬实,旁边绿些的草皮一脚下去却发软,像踩进湿棉花里。

“看好脚下,颜色深的草别踩!”爸爸冲我喊。我赶紧刹住脚步,低头细看那片深色草皮跟周围没什么两样,绿得安静。可当年红军走过这里时,没人告诉他们哪片草下藏着泥潭。

到了集合点,我低头一看,怀里只剩枯枝和木片,好不容易觅到的那块底板不知啥时滑落了,准是被风刮落在草丛里。

我转身往回跑,没想到刚跑出十几步,胸口就发紧,太阳穴突突地跳。越急越出错,一脚踏进看着密实的油绿草滩,踩下去“咕叽”一声,脚腕整个陷了进去。泥水冰凉,像一只手攥住脚踝,使劲往下拽。

“别动!”爸爸从身后一把搂住我的腰,研学老师也急忙上前拉住我胳膊:“身子往后倒!”两人一搂一拽,我一拔右脚“噗”地出来了。鞋上糊满黑泥,黏稠的泥浆顺着鞋帮往下淌。

妈妈马上拿纸巾,蹲身擦我裤腿上的泥,手抖得厉害:“吓死我了!”她声音发颤,“你跑什么呀……”

我喘着粗气,瞪着那片草滩,心怦怦直跳。老师掰了截枯枝往泥里插,一寸,两寸,一直没人到只剩指尖握着的那一点。拔出来后,最底下那截墨黑墨黑的。窟窿慢慢被泥浆合拢,水面晃了晃,又恢复平静。

我屏住呼吸看着,直到那片水面完全恢复了平静,想起课本上那些故事。当年红军陷进去,身边若是没有人,越挣扎沉得越快,泥浆漫过膝盖、大腿,最后连呼喊都被吞没了,只剩几个气泡无声地破裂。

突然,雨点砸了下来,又大又急,风直往领口里灌。爸爸拽着我往帐篷跑,跑了几步我回头看,雨雾笼住整片草原,天地灰蒙蒙的,草地与天融在了一起。

在帐篷门口,我再次转身,透过雨幕望过去,恍若看见草地深处有许多晃动的身影:衣衫破旧,脚步踉跄,互相搀扶着往前挪。有人摔进泥里,旁边的人赶紧弯腰去拽,泥水溅到脸上,分不清谁是谁。他们挣扎着站起来,继续往前走……

“快进来,别淋着了!”妈妈在帐篷里面喊。

抹去脸上的雨水,我恍然明白了,刚才陷进泥里的经历,仿佛让我对那段历史、对课本里那些故事,多了一分真切的体悟。

指导教师:毛尹辰

投稿邮箱

jwbxiao zuowen@126.com